

上海文化出版社

MAX
SCHELER

DIE 人在宇宙中
STELLUNG 的地位
DES MENSCHEN
IM KOSMOS

(德) 马克斯·舍勒

陈泽环 沈国庆 译



万物之灵丛书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德〕马克斯·舍勒 著
陈泽环 沈国庆 译
米尚志 校

万物之灵丛书 

上海文化出版社

本书据 Max Scheler Gesammelte Werke Band 9
Francke Uerlag Bern und München 1976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李国强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德〕马克斯·舍勒著
陈泽环 沈国庆译 米尚志校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插页 2 字数 65,000

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ISBN 7-80511-292-4/B·11

定价：1.85元

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

MAX SCHELER

编辑前言

人——这个称为万物之灵的生命物种，在地球上生成以来，繁衍生息已经几十万年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为了求得生存与进步，不断地改造着自然，变革着社会，创造着文明。纵观人类文明史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人类文明的每一成果，无不是人这一生命物种的杰作。面对“人化了的自然”，人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只有人才真正称得上是“万物之灵”。

人在探索与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关注与研究自身的内部世界。认识自己，寻找自己，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古老命题，刻在古罗马阿波罗神庙里的一句箴言就是：“认识你自己！”可是，人要认识“自己”是多么不容易啊！黑暗的中世纪不去说了，当时的人只是神的奴仆。文艺复兴运动的巨大贡献，是升起了人文主义的旗帜，重新发现了人。但人的本性、本质到底是什么，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更替，总会有新的发现。现代社会的进步，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进

一步觉醒。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热点，理论研究的一个焦点。为顺应这一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万物之灵丛书》，着重从文化与社会的视角探索人、研究人，积累这方面的新成果，以有助于人了解人，认识人，提高人，完善人，并进而有助于人从“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逐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复归”。

《万物之灵丛书》包括国内学者的著作和翻译介绍国外学者的著作。国内著作的作者大多是中青年，他们思想活跃，勇于探索，论述都力求贴近现实，对人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探讨。当然这种探讨是“诸子百家”式的。译著则着重介绍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影响的国外研究专著，少量兼及在此以前的重要著作，以供借鉴。不论著作还是译作，文字一般在15万至20万字左右。我们注重的是书稿的学术质量，希冀的是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读者在阅读、了解和增进有关人的知识的同时，能够开拓视野，更新观念，提高境界，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8年1月

中译本序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作者马克斯·舍勒 1874 年 8 月 22 日生于德国的慕尼黑，1928 年 5 月 19 日病逝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自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开始学术生涯起，舍勒就把哲学思考和对社会危机的批判分析结合起来，把自己的理论研究看作是重建德国和欧洲社会的客观价值秩序的一种努力。在政治观点上，舍勒提出了不同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和所谓无产阶级的世界帝国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基督教社会主义，代表了要求克服欧洲资本主义的危机，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德国保守阶层的愿望。在理论上，舍勒应用现象学方法创立了实质的价值伦理学，在宗教哲学、知识社会学、历史哲学、政治和教育、形而上学各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重建了哲学人类学，成为 20 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

舍勒的学术活动大致可分为 3 个时期。在青少年和耶拿

时期(1874—1906),舍勒以《关于逻辑和伦理原则之间关系的
确证》(1897)、《先验的和心理学的方法》(1899)、《劳动和伦
理》(1899)奠定了他的学术活动方向:研究意识的价值批判
问题,探索价值领域的规律性。在慕尼黑和格廷根时期(1906
—1919),舍勒成名了:以《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的价值
伦理学》(1913—1916)为标志,包括《关于现象学与同情感
和爱与恨的理论》(1913)、《论价值的毁灭》(1919),创立了实
质的价值伦理学;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
——教育学著作,如《战争的守护神和德意志战争》(1915)等,
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他的狭隘的德国天主教民族主义的观点
(舍勒不久即放弃了这一观点)。自科隆时期始(1919—1928),
舍勒除了研究宗教哲学(《论人类中的永恒性》1921)和社会学
(《知识形式和社会》1926)之外,还广泛研究各种社会思潮和
科学领域,以构造他的“哲学人类学”和“形而上学”的体系,实
现了从天主教有神论向泛神论的转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1927)概括了舍勒哲学人类学思想的精华,成为20世纪哲学
人类学的开创性著作。而《哲学世界观》(1928)则从哲学人类
学研究的人的本质形象出发,企图得出关于一切事物的最高
根据的形而上学的真实规定。

舍勒认为:“自从我的哲学意识首次觉醒以来,‘人是什么?人在存在中的地位是什么?’就是我所探索的最根本的哲学问题。”(《马克斯·舍勒全集》第9卷第9页,本书第1版序言第7页)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和关注,确实是舍勒理论思考的中心问题和主导动机。从社会背景来说,这和20世纪初期欧洲资本主义危机有关;从思想渊源来说,这是舍勒接受了他的导师倭铿提出的“人在自然中的地位问题”的结果;从主观信念

来说,则是舍勒哲学家的高度使命感的产物。这就是说,虽然如舍勒的学术生涯所展示的那样,舍勒对人的研究有一个过程,以致有人称自1922年起,舍勒发生了“人类学的转折”,即在研究主题上从伦理学转向哲学人类学和形而上学,在方法论上疏远了现象学,采用了实证科学和哲学思辨相结合的方法,在世界观上从天主教有神论转变为泛神论,从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出发探索人的完整形象。但是,舍勒前期关于人的研究的一些基本思想,如关于精神与心理的基本区分,人的本质是精神,人与神的结合等,构成他的哲学人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不仅是舍勒重建哲学人类学的纲领,这种人类学不仅要全面地研究有关人的一切问题,而且要使它成为有关人的具体科学的基础,并为新的形而上学创造条件;而且也是了解舍勒全部哲学思想的一部简明扼要的著作。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分为6章。在第1章《身心存在的等级次序》中,舍勒从与动、植物相比较出发,探讨人的本质问题。舍勒依据当时生物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提出在生物、心理领域内,即在生命领域内,存在着由低到高的4个等级:植物就具有的感情冲动,动物开始有的本能,高等动物才有的联想的记忆和实用的智能。舍勒认为,人具有生命的这4种本质形式,但是人的本质却在生命领域之外。在第2章《“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中,舍勒认为决定人的本质的原则是“精神”,并从自由、对象化的能力和自我意识3方面阐明了精神的本质,强调精神是纯粹的活动性。在第3章《观念化的本质认识——精神的基本活动》中,舍勒发挥了他的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基本观点,认为“现象学还原”不仅是把握本质的

方法,更是扬弃“抵抗”的方法,是人(“生命的禁欲主义者”)的从生命到精神的升华活动。在第4章《“否定”人论和“古典人论”》和第5章《身心同一性》中,通过批判主张精神全能的古典人论和主张精神产生于禁欲的否定人论,舍勒探讨了精神和冲力在自然、人、历史和世界根据中的关系,提出了在世界运动中,原初软弱无力的精神和原初无视一切观念和价值的冲动相互渗透的观点:“精神赋予生命以灵气,而唯有生命才有能力实现精神,并使精神发生作用——从最简单的兴奋起直至作品的创造。”(《马克斯·舍勒全集》第9卷第62页,本书第68页)。第6章《论人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和“宗教”》是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向形而上学的过渡,表达了他的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人和上帝的同生共长,舍勒从天主教有神论向泛神论的转变集中体现在这里。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一书对20世纪的哲学人类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哲学人类学产生于20年代,它不仅有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和生命哲学的哲学史来源,有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发展的科学背景,还有摆脱资本主义危机,重建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精神规范的社会要求。因此,哲学人类学产生不久就受到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的压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又受到存在主义的排挤。直至近二三十年来,由于西方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这种企图依据现代科学知识对人的本质作出新的哲学解释的思潮才重新广泛发展起来,成为包括生物哲学人类学、心理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人类学等分支的庞大哲学体系。同后来的这些发展相比,《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自然只能看作一个开端了。但是,由于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一书的基

本思想,如实证科学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的方法,人与生物相比较的原则,人向世界无限开放的思想,生命和精神相反相成的观念,人和上帝互为生成的设想,从肯定或否定的方面,都在哲学人类学的后来发展中产生了反响。因此,凡是想了解 20 世纪哲学人类学发展的读者,读一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是有益的。

人的问题是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个问题更有其紧迫的现实意义。为了在理论上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充分了解和广泛吸取人类对这一问题的科研成果和思辨精华是必要的条件之一。为此,笔者不揣浅陋,翻译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一书,意在为读者提供一些思想资料。本书系根据伯尔尼和慕尼黑弗兰克出版社 1976 年出版的《马克斯·舍勒全集》第 9 卷的文本译出,并参考了达姆斯塔特奥托·赖西尔出版社 1930 年的文本。本书由陈泽环、沈国庆翻译,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难免,恳请读者指正。同时对米尚志先生细心地校订全书,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译者 1988 年 12 月

第1版序言

最近几年，我在撰写《哲学人类学》，它可望于1929年初问世，而本书则简要地概括了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自从我的哲学意识首次觉醒以来，“人是什么？人在存在中的地位是什么？”就是我所探索的最根本的哲学问题。我从各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的长期努力，自1922年以来，已被概括在一部较大的专题著作之中。而且，令人欣慰的是，我所思考过的大部分哲学问题日益集中于此。

1927年4月，在达姆施塔特召开的智慧学会的会议上，我作了《人的特殊地位》的报告。许多人曾要求我出版它的单行本。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

如果哪位读者想了解我认识这个问题的发展过程，我建议依次阅读：1.《论人的观念》（1914年登在《苏马》杂志上，后收入论文集《论价值变革》，1923年莱比锡第3版）和《道德结构中的偏见》（1912年；同上）。2.《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

质的价值伦理学》(1913—1916年;1927年莱比锡第3版)的有关章节^①;《同情的形式和本质》(1926年波恩第3版)中关于人类情感生活特殊性的有关章节。3.《人和历史》(1926年11月《新评论》。预计1928年秋苏黎世《新瑞士评论出版社出单行本)、《知识形式和社会》(1926年莱比锡)所论述的人与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关系;关于人、知识和教养的关系,请参阅《知识形式和教养》(1925年波恩)。4.我的报告《人在和解的未来时代》论述人发展的可能性问题,该报告收入即将出版的文集《和解是命运和任务》,德意志政治商校出版,《政治科学》辑,1928年柏林。

1922年至1928年,我在科隆大学作了关于《生物学基础》、《哲学人类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等讲演。这些讲演——远远超出了这里所探讨的基础——反复深入阐述了我的研究成果。

我感到满意的是:哲学人类学问题今天已经成为德国哲学论争的中心;而且,除了专业哲学家之外,生物学家、医生、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在塑造人的本质的新形象。

然而,尽管如此,人的自身问题当今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上已成为最大的问题。人已承认,他对“他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了解得微乎其微,而且,他再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似乎也产生一种新的真正的勇气:摆脱迄今习以为常的,自觉或不自觉受神学传统、哲学传统和自然科学传

^① 参阅第3章有关实在经验和知觉理论的论述;第5章有关否定自然主义人论的论述第4、5节;第5章有关情感生活层次的论述第8节;第6章有关人格的论述。并请参阅有关“人”、“物理的”、“心理的”等术语的主题索引。

统的束缚,以新的方式提出这个本质问题,并且——同时,在有关人的各种不同科学所获得的巨大知识财富基础上——发展人自我意识和自我体验的一种新型形式。

马克斯·舍勒

1928年4月底于

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关于“人”的观念问题

关于“人”的观念问题，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在历史上，关于“人”的观念，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有的认为，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猿猴进化而来的；有的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这些不同的说法，反映了人类对自身本质的不同认识。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的发展，关于“人”的观念也在不断地更新。人们开始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来研究人，试图揭示人的本质。然而，关于“人”的观念问题，仍然是一个没有最终答案的问题。它需要我们在不断的探索和思考中，去发现和认识。

导言

关于“人”的观念问题

如果人们问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他怎样理解“人”这个词的含义，这时，差不多总有三种完全不同的对立观念出现在他的脑海里：第一种是关于亚当和夏娃，即关于创世、伊甸园和堕落的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思想观念。第二种是古希腊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的论点为，人由于具有“理性”，即logos, phronesis, ratio, mens，才成为人(logos在这里表示对话和理解一切事物“本质”的能力)，从而，人的自我意识在世界上首次成为其特殊地位的一个概念；与这种观念密切相关的一种学说是，超人的理性也是整个宇宙的基础，在一切生物中，只有人才具有这一理性。第三种是现代自然科学和遗传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也早已成为传统，它认为人是地球发展的一个最终产物，只是很晚才形成罢了，这个最终产物即是一种生物，这种生物能更复杂地把能量和能力(它们本身已存在于低于人类的自然之中)混合为一体，只是在这方面，它与它在

动物界的先前形式不同。显然，这三种思想观念丝毫没有共同之处。因此，我们便有三种互不相干的人类学，即自然科学的、哲学的和神学的人类学——然而，我们却没有关于人的一致观念。除此之外，日益增多的各种研究人的特殊科学即使有一定价值，也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人的本质，根本不可能阐明人的本质。如果人们再考虑到，上述三种传统观念现已动摇，特别是达尔文主义对人类起源的解释已完全站不住脚，那么可以说，人自身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不象现在这样成问题。

所以，我是在最广泛的基础上试图重建哲学人类学的。以下只解释了几点，这一点涉及到与动、植物相比的人所具有的本质问题、还涉及到人的形而上学的特殊地位问题；下面还简略叙述了我已获得的结论中的一小部分结论。

“人”这个词和概念包含着复杂的歧义性，如果看不到这种歧义性，也就根本不可能探讨人的特殊地位问题。这个词首先应说明，人作为脊椎动物哺乳类的一个种在形态学上所具有的特殊标志。当然，不管形成什么样的概念，人作为生物不仅仍然隶属于动物的范围，而且只是动物界的很小一部分。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用林奈的话把人称为“脊椎——哺乳动物的顶峰”（这在事实和概念上还有很大争议），那么，这一顶峰象任何事物的顶峰一样，仍然属于这一事物本身，即它的顶峰就是它本身。

但是，在日常语言和一切文明民族中，同一个词“人”和这样一个定义完全无关，这个定义把直立行走、脊椎骨的进化、头颅的平衡、特别发达的大脑和作为直立行走结果的器官变化（如具有对掌作用的姆指的手，颞骨和牙齿的退化），归纳为

人的整体；“人”这个词表示截然不同的意义，我们在人类语言中无法再找到其他类似“人”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词汇了。简单地说，人们在此认为，“人”是和“一般动物”这样的概念根本对立的。人不仅和所有脊椎动物、哺乳动物根本对立，而且同样与诸如滴虫类的喇叭虫相对立，尽管无可争议的是：人作为生物，在形态、生理和心理方面与黑猩猩的类似程度要比人、黑猩猩同滴虫类的类似程度大得多。

显然，后一个“人”的概念必然具有完全不同于前一个概念^①的意义和起源。我称后一个概念为人的本质概念，它与第一种自然科学分类学概念相反。后一个概念给人以特殊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与其他生物的特殊地位是无法比拟的。这后一个概念究竟有没有存在的权利，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题目。

① 参阅《论价值变革》中的《论人的观念》一文(1914)。其中证实：人的传统概念是按照上帝的类似形象制定的，它的前提是把上帝的观念作为出发点。